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四辑·



沧桑老公寓

施雁冰 著

上海老作家文丛

· 第四辑 ·

施雁冰 著

沧桑老公寓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桑老公寓/施雁冰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3
(上海老作家文丛. 第4辑)

ISBN 978-7-5321-5102-8

I. ①沧… II. ①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126 号

责任编辑: 林潍克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沧桑老公寓

施雁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02-8/I·4019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编辑说明

《上海老作家文丛》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老作家文丛》第四辑,共9种,包括郑保志的《走向光明》、施雁冰的《沧桑老公寓》、王尔龄的《晚晴自珍》、左絃的《心影絃吟》、钱中立的《乱世丽人》、郎慕中的《谍海情波》、耿可贵、李惠康的《方舟之恋》、蒋星煜的《文人风骨》、阿章的《阿章自选集》。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

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上海老作家文丛》。

上海市作家协会

2013年12月

目 录

第一辑 爱心无涯	(1)
桂	(3)
遥寄九天	(8)
有妈妈可叫的人是幸福的	(16)
午夜音乐	(18)
阿娘的世界	(19)
盼	(21)
第二辑 人间烟火	(25)
背影是天蓝的	(27)
银杏树记住他们	(30)
洋保姆，土保姆	(33)
老人的年	(37)
遥远年代的街	(39)
喜庆宴会	(42)
老街的夏天	(46)

对面人家	(50)
大毛囡的故事	(53)
飞行中的行李	(56)
我在北京过冬天	(58)
声音	(59)
如梦记	(62)
养猫专业户	(66)
宁波阿娘	(69)
越洋电话	(71)
情书的记忆	(73)
马蹄莲的余香	(75)

第三辑 黯然回首

失落	(81)
蹉跎	(85)
沧桑老公寓	(87)
最漫长的秋夜	(89)
女孩的忧郁	(93)
野火烧不尽	(97)
永远的新屋	(99)
在紫色的纪念册上	(100)

第四辑 五彩缤纷

寻找五月的歌	(107)
熏	(109)
三人行	(111)

猫的塑像	(113)
“编辑老爷”	(115)
寻梦一九四九	(117)
有颗星亮着	(119)
玛拉三怪	(120)
女人和服装	(122)
丈夫的命	(124)
名字记趣	(126)
习作者	(127)
写作者的心情	(129)
书为媒	(131)
书橱之梦	(132)
“闻”人	(135)
交通贝贝	(137)
高级理发师	(139)
助听器的故事	(141)
香蕉之惑	(143)
时代的脚步	(144)
小爸爸	(146)
夏日的盼望	(148)
解不开的情结	(149)
嬷嬷送的年	(151)
洗澡的螺旋	(153)
白色吊带	(154)
理发的启示	(156)
沙漠·绿洲	(157)
清明草	(159)
装假牙	(162)

他倒退着走出我的家门	(164)
体验“空中学校”	(165)

第五辑 天真烂漫

女中学生笔记	(171)
贺卡之魂	(187)
放开	(190)
悔	(192)
鹅毛云	(194)
少女小铀的烦恼	(196)
远去的云	(199)
昨日的雨	(206)
记忆中的星星	(214)
黑色的闪电	(231)
昨日的街	(233)
金线的思念	(235)
橡树	(237)
穿越时空的记忆	(239)

第六辑 亲朋印痕

外交官的风采	(245)
从上海过街楼走出来的女大使	(252)
跨国公司的白领小姐	(264)
他是个园丁	(268)
阳光和小草	(271)
“联谊会”的父兄(姐)们	(274)

他向我走来	(278)
那年，我二十三岁	(280)
少儿出版社轶事	(283)
快乐的节日	(287)
永不告别	(289)
后记	(292)

第一辑 爱心无涯

桂

大城市里很少见到桂花树。

是金风送爽的时节，马路边突然飘来一阵桂花香，很多人围着一辆黄鱼车，原来在买桂花。轮到我的时候已经剩下最后一枝，枝条没有先前的匀称，花倒还多。我用鼻子左嗅右嗅：“我这一枝不香！”卖者说要远远地闻才香。不无遗憾地买了一枝，用纸包好，去乘车。我爱人原来是个村夫，最喜爱绿色田野、花花草草，借以排遣对故乡的思念。这枝虽不匀称的桂花，将会使他的生活增添色彩。花虽被报纸裹得紧紧密密，还是被车上的人发现了：“是桂花吗？”一位老者郑重地对我说：“回去拣一枝粗壮的插在泥里，明年就会长成一棵桂花树，会开花。”

汽车晃动，思绪飘浮，我眼前浮现出一种桂影，金色的桂影，埋藏在我的心中已有数十年了。

心中的“桂”与桂花其实无必然联系，仅仅是由于一个男先生，他名字中有个“桂”字。

那年我才十五岁，长得苗条圆润，胸部羞涩地微微隆起，脸上泛着红晕。花也似的年龄，梦一般的幻想。幻想桃花源，幻想爱的禁果。不知不觉的，我的生活中出现了白马王子，他年轻英俊，学

问渊博，名字里带个桂字，他是我的老师。在上桂先生课的时候，我感到不自然，眼睛不敢直视，又忍不住抬起头来，四目接触时，惊慌失措。早晨见桂先生经过教室门口去办公室上班，心里才感落实，这将是美好的一天！每星期六下午，桂先生要回家，我目送着他。“啊，他回家了，他的家里有些什么人呢？他吃些什么饭菜？和我一样吗？”在我心目中，他的一切全是神圣。

一种隐秘的欢悦的情绪笼罩着我，使我感到阳光十分明媚，对功课也更加努力。特别是对桂先生教的课，门门一百分。我是级长，每天要去办公室取发本子，因此把头发卷得特别好看，右额上做着三只小发髻，显得格外秀丽。我总要借故在办公室多逗留一会，和桂先生呼吸着同一空间的空气。桂先生并没有和我单独讲过多少话，在别的先生面前表扬我的功课和品德，倒有多次。我不敢注视他，因此也看不到他的眼睛是否发亮。在上课时，他的眼睛倒是发亮的，他也用发亮的带着柔情的眼睛注视过我，是否也注视过别的同学，无法知道，因为那时我心慌得已实在可以。

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即使没乌云遮住，也不忘记给人以白昼。我心目中的“太阳”却是无常的，在暑假后开学的第一天，他消失了，替他的是位女先生，她每天换一件花旗袍，一周轮换一遍。

女先生不认识桂先生，别的先生也不把这当作一回事。战乱年份，工作调动往往是频繁的。只在辗转流传中知道桂先生去了遥远的 C 城，关山万重，相隔数千里。

我的心空荡荡，功课仍旧极好，我不愿做自甘堕落的人。等我长大些会去找他。他在哪儿呢？我羞于去问别的先生。

一天放学，父亲递给我一封他已拆开的信。那个时代，孩子们是极少收到信的，何况来自遥远的 C 城。桂先生秀丽的毛笔字出现在我的眼前，桂先生流畅的文言文撞击着我的心。

写的是一般师生之情，严厉的父亲看不出什么破绽，我想到的却是弦外之音：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家庭地址？怎么光给我一个人

写信？至少对我是另眼相看，非同一般。

从这天起，我开始了题名为“桂影梦忆”的日记，首篇记下了这段珍贵的经历，仅两三百字，后面长长的一页空白，是个未知数。它将会记下些什么呢？它是美好的吗？——但愿如此。

从此，我更加倍努力学习语文，熟背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精读史记、战国策，为的是用流畅的文言文给桂先生写信。我学会了借景抒情，学会了用隐秘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恋情。如“关山遥隔，思绪绵绵，唯有翘首行云，因风寄意而已。”“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等等。

桂先生的第二封信是从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寄来的，他已去那儿留学，读博士学位。他已经没有毛笔了，写的仍然是文言文。我也颇能从中捕捉他的情致。从“李旻学棣”到直呼其名的称呼，是一个飞跃。从思国思乡中流露出对昔日师生生活的怀念，从游子的孤独里隐示着淡淡离愁。我想他是爱我的，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写：“夜阑人静，一灯荧荧，百感思潮，起伏心头。纸短情长，欲言不尽。”他那“不尽”的话，早已通过心的电波，日夜在我心里欢唱，使暗淡变得灿烂，平凡化成美丽。

那时我已是个丰腴的大姑娘，在学校里也稍稍触及了爱情之树。我沉默而寡言，恬静而多思，远远地回避着，心中的那个秘密，抵得胸口发痛，喜悦而又惶惑。我等着桂先生，那才算真正的开始。

鸿雁传书，深情的，但不频繁，薄薄几张纸，使我生命之花开得更丰美。忍受了战乱、菲薄的物质生活。未来的路是鲜花铺着的。桂先生学成回国之时，也是我高中毕业之日，我已不再腼腆、畏缩，我将大大方方地将手伸过去。终于又盼来了天蓝间红色边条的航空信。映入眼帘的字使人兴奋，下月他要回国了。不知怎的，信的末尾夹了一句突如其来令人思索的话：“内子春梅，秉性贤淑，持家勤劳，愿棣勿弃也。”寥寥的十七个字，含而不露，它又有千钧之力，

震得我发晕，精神恍惚。

江南的七月，绿树成荫，荷叶田田，一棵棵果实，孕育着即将来到的丰收。一时树折了，叶落了，我掉在冰窖里。他把我丢弃了！但也可以理解为根本说不上是丢弃。没有单独谈过一句话，更没有过约会，有的只是七八封信，表达一些思念之情，这也能算是恋爱吗？我的心痛苦地抽动，它告诉我，的确是尝到了恋爱的苦果！也可以说还没有恋爱就失恋了。

痛苦的实质是我不相信那句话。在那句冠冕堂皇的话后面，或许隐藏着一个时髦的异国姑娘或者一个有学问的中国女博士，像断了线的风筝，去信因“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他从此不再来信，也不知是否回国？

我要找到他。

学生了解老师的线索是有限的，凭那些可怜的线索，得到的回音全是不知道！

恬静的我，开始变得忧郁。有一本书中说，忧郁是美丽的，我独个儿悄悄地享受着这种“美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包括最知心的女友，严厉的父亲当然更不谈了。忧郁藏在心的一角，这一角是为桂先生留的。

看电影《魂断蓝桥》，我曾大哭一场。那主题歌《地久天长》分明是为我作的：“恨今朝相逢已太迟，今朝又别离，水流迂回，花落如雨，白首更难期。白石为凭，明月作证，我心已早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忆，爱心永不移。”我怕去参加舞会，舞会中这个旋律会伤我的心。在“左”的禁锢时期，舞会和这首歌消失了。我的心里永远吟唱着它。在繁华的路上，在宁静的月夜，年复一年。每唱一次，往事又复现。

那初中时代的学校，我曾回去过多次。办公室门上的漆已经陈旧剥落，从学生们喧闹的童音中，分明夹杂着我往日的欢笑。我深情地抚摸着那扇门，那里曾经升起过一颗太阳。

“她门门功课都接近满分，将来会有成就的。”桂先生向别的先生介绍我。

他和异国姑娘或中国女博士手挽手向我走来了，眼睛发亮，充满柔情，这时我不再拘谨，昂首迎上去。我要配得上他！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开始跋涉，我把别人谈天、娱乐的时间都倾注于事业。夏晨天蒙蒙亮就起床，空气是多么好！冬晚在彻骨寒气的侵袭中，头脑是多么清醒。春日百花争艳，点缀着我辛勤的白昼。秋天，秋虫唧唧，陪我度过了忙碌的夜晚。我读了一摞又一摞的书，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

桂先生能见到吗？

思想的大河，是由涓涓小流汇集而成：在众多的小流中，有一条较为宽阔的，它的名字叫“桂”。它形成了我思想、性格的一部分。时序更迭，岁月流逝，我长大了，也成了家，仍是忧郁而多思，坚韧又好强。

当“左”的禁锢解冻的时候，“魂断蓝桥”又开始再演，“地久天长”也得以重放。我仍旧深爱着那首歌。当它播放的时候，总会升起一种莫可名状的特殊感情。

我要找到他！还是几十年前的那句话。

他在哪儿呢？在大洋彼岸的异国还是在关山重隔的C城？

一天，像几十年前那样，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是桂先生！他在上海探亲，见到某报刊载我出的一本书的消息，辗转寄来这封信。还是那种清透的字迹，但结构已松散，我忽然醒悟，他已是老人了！

河水在流淌中沉淀，感情在岁月流逝中澄清。我们第一次开始面对面坐着谈话，在市郊的一个小镇，他的家中。他的脸依然轮廓分明，能使人忆起当年的英俊；他的眼睛仍旧有神，但不炽烈。谁也不揭开过去那柔柔的纱幕。他像是无意地告诉我，他长我十八岁。

他的老伴与他同龄，是个健壮的农村老妇，她正在厨房里忙碌

着准备款待我这素昧平生的人。她，与这个洋博士——担任着 N 城某研究所所长的桂先生，看上去又协调又不协调。

屋宇宁静、宽敞，空气里流溢着一种野草的香涩味。思绪又回到了过去，十五岁，花一般的年龄，又是稚嫩多梦的年龄。我是多么蠢！

不过，我也不懊恼，让这条美丽的小流静静地汇在我的思想大河中，该有多么好！啊，桂先生！我不会忘记你给我的一切！

车到站，我小心地先将桂花伸出车门，到家竟一粒花都没有落下。爱人欣喜若狂，拿一个青瓷瓶灌了清水把它插上，左闻右闻说：“怎么不大香？”

我说“离远点就香了。”

我俩去厨房洗了手再进来，一朵朵黄色小粒在阳光下闪烁，一股股清香在室内回旋，赏心悦目。

真的，离远一点就香了！

遥寄九天

很久就想给你写这封信了，只怕脆弱的心经不起感情之波的冲击，只得酸楚地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让时光白白地流失。

现在你离去已两年，我逐步恢复了心境的宁静。但提起笔来，又禁不住双手颤抖，泪如泉涌。原来，时间并没有洗净我的创伤，它不过潜伏在心灵深处罢了。明知这封信要用血和泪来完成，它将大大损害我的健康。但想到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件礼物了，怎能吝惜自己呢？

今日我又坐在那只栗色写字台前了。阳光暖暖的，透过白色